

巴黎珍本书店“朝圣”记

胡瑾

在巴黎，走路成了一件有趣的事情。早晨，从第三区出发，沿着塞纳河一直走到第五区。走累了就坐在河堤旁，一边发呆一边看河面上来回忙碌的游船。也会兴致勃勃地观察乌鸦，看它叼来一大块华夫饼，放在低洼处的水潭里浸泡，然后一口口细致地吃完，多么聪明的鸟儿。漂亮的鸽子们也总是无处不在，当你从包里拿出面包的时候，它们就不紧不慢地踱步到你跟前，咕咕地叫着，理直气壮地向你要吃的。

傍晚，也是走着回住的地方。在老城狭窄交错的街道上转折穿梭，路过一家又一家面包店、糕点店、餐厅和书店。天色逐渐暗下来的时候，餐厅门口的桌子旁也坐满了喝酒聊天的人。总有一些精致的小店，吸引着我停下脚步，驻足在装饰得极为诱人温馨的橱窗内。有时候是一个手工做的皮夹，有时候是一尊造型有趣的木雕。橱窗的角落摆着像菜单一样的价格单，米白色棉纸上印着名称和价格，纸张和字体都优雅讲究。

不用刻意去什么景点。比如，走着去丽维内克珍本书店 (Librairie Pierre-Adrien Yvinec)，店主兴奋地向我展示刚买回来的一套大开本的皇室藏书。从书店的大玻璃橱窗望出去，埃菲尔铁塔在斑驳绿树和蓝天的映衬下，竟有了一种纤细的柔美。和老师约好在但丁雕塑旁的咖啡馆见面，一路上，会经过蓬皮杜，巴黎圣母院和莎士比亚书店。我们点两杯咖啡，两个小时里聊着未来的计划，老师照例说着鼓励我的话：“你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装帧师的，要坚持下去哦！”

周末去大皇宫看珍本书展，我就一直沿着塞纳河走，码头的书摊冷冷清清。走到卢浮宫后穿过杜乐丽花园、协和广场，再沿着香榭丽舍大街走一段就到了。逛着一个个展位，仿佛是在读一本装帧史：从中世纪的手抄本，到烫金的古典装帧，再到风格各异的艺术装帧，看得过瘾。

书展出来的时候，夕阳还未完全消逝，四月的晚风中总还带着些寒意，让人不由地裹紧了大衣。沿着协和广场旁边的林荫路走向塞纳河边，不一会儿，天就完全黑了。塞纳河上的游船灯光闪烁，甲板上的喧嚣声伴着河面湿润的风，飘散在空中。这一切让初春的巴黎有了一种热闹的温度。

那天，我出门早了一些。要走去第八区，得花上两个小时。

法布街24号，是一款香水的名字，也是爱马仕的总部。浅色外墙上白色“HERMES”的招牌低调极了。继续往前就是55号的爱丽舍宫，而100号的蓝登谢书店 (Librairie Lardanchet) 就在街道转角的好位置，是巴黎超高级的珍本书店。由家族第二代的兄弟两人继承，哥哥在一楼出售艺术家的画册和作品集，弟弟则在二楼经营着古书生意，基本都是上万欧元的顶级珍本。126号是另一家老牌书店，皮卡德书店 (Librairie Henri Picard et Fils) 1902年创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，专卖18-19世纪的大部头法文书。第三代的女店主亲随和，语调轻柔地讲述着书店的历史。

法布街及其周边有众多珍本古书店，散落在奢侈品店、高级酒店餐厅和大小画廊之间。

离法布街不远的奥斯曼大街上的库莱书店 (Librairie Laurent Coulet)，店主白手起家，和我说起法国的装帧：“我们法国装帧的书有一个特点，品相都上乘，几百年的书如新，这是英国比不了的！”说完朝我挤挤眼，补一句：“不要和英国人说哦！”

终于到了164号，大橱窗里摆着珍稀的精美插图书。一位穿白衬衫的店员，坐在进门的书桌旁，在认真地写着什么。

法布街164号的布莱佐书店 (Librairie Blaizot)，是巴黎顶级的珍本书店。1840年创立至今，有着近180年的历史。和其他书店不同，布莱佐不单是一家珍本书店：他们不仅售卖精装书，还经常与艺术家合作，举办书籍相

爱书之人，在世界的不同角落，寻着书籍发出的微弱而清晰的光，来点亮并指引着我们世俗的生活。也是用一种静默，守护着美丽女世界。



关的展览和沙龙活动；还与版画家、装帧师合作，制作独立印刷的限量版。布莱佐书店一直致力推广书籍装帧艺术，在藏书家和装帧师的心中有着极高的地位。到“高大上”的布莱佐书店“朝圣”，是我此次巴黎之行的主要目的。

深吸一口气，推开门，街道的喧嚣在我的背后骤然消失。室内的光线昏暗，目光被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的木书架吸引，书架上一层层摆满了皮装书，书脊上的烫金像是夜空中闪烁的点点星光，散发着诱人的气息。

“Bonjour!” 穿白衬衫的店员抬起头，朝我笑着打招呼。心脏怦怦跳动，像是要不受控制，我的声音微微颤抖：“Bonjour, 呃……其实，我不是来买书的……”

我一边语无伦次地比划着，一边递上了自己的名片做自我介绍，店员一直微笑着点头，认真地听我说话。

“我能翻看书架上的书，拍一些视频和照片吗？”

他会意地笑了起来：“我叫马克，是这里的老店员。书随便看哦，非常欢迎。有任何问题可以问我。”

我贪婪地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又一本的精装书，捧在手里细细欣赏翻看。对于爱书人而言，布莱佐书店真是个宝库，随意抽出一本书，都可能是顶级的名家装帧。既有烫金精细繁复的古典装帧，又有金属或者玻璃材质的现代艺术装帧，让我惊叹不已。

马克忙完一阵子，就主动过来给我介绍书架上不同风格不同年代的书。我说自己喜欢的装帧师比如莫妮克·马修 (Monique Mathieu)，清官仲子 (Nobuko Kiyomiya)，弗朗索瓦·布兰多 (Francois Brindeau) 做的书，你们店里都有呢。马克听了甚为惊讶，知道我不是外行，话题自然也多了起来：“我也很喜欢他们的装帧呢！你知道吗，莫妮克·马修九十多岁了，偶尔还会来店里转转呢！前阵子，我们还给清官女士策划了二十年回顾展，我太喜欢她的装帧了！不过，我认为弗朗索瓦·布兰多是现在法国最厉害的装帧师……”

原来马克也是一位资深书痴，自己也爱藏书。实际上，他就是为了能天天与书为伴，才到布莱佐书店工作，现在已经是二十多年的老员工了。“在巴黎，没有比布莱佐更有意思的书店了！我大概会一辈子待在这里了！”马克一脸真诚地说着，眼神中满是幸福。

聊着聊着，马克随手推出一排书架，一个暗门缓缓打开，露出了通向地

下的楼梯，原来这里还有一个隐藏空间呢。他快步走下楼梯，不一会儿手里捧着一大叠书笑嘻嘻地走了出来：“这些书都比较珍贵，平时不摆在外面的书架上的，给你慢慢欣赏吧！”

顿时让我心生感激。第一眼就认出最上面那本，是法国19世纪末装帧名家马里乌斯·米歇尔 (Marius Michel) 的作品。之前我只在装帧史的著作中看过照片，当它可以被我真实触摸翻看时，一切显得过于美好而不真实了。墨绿色山羊皮制成的光亮封面上，鲜艳细腻的花朵贴皮装饰，仿佛是从皮革里生长出来，而刷了金的书边，即使过了一百多年也闪着亮光。

此时，一位穿着体面的西装，提着黑色手提包的老先生推门进来了。马克和他打招呼，他轻轻嗯了一声，满脸严肃的神情，径直走到书店最里面的小房间。

“这是我们店主，克劳德先生！”马克边说边跟着我进去，和老先生快速说着话。

老先生朝我这边看了看，脸上的表情似乎舒缓了不少。他朝我招手，示意我过去。小房间里有一面镶嵌着彩色马赛克玻璃的大窗户，光线透进来，照着他的脸忽明忽暗。他露出浅浅的笑容，一边打开一个上锁的书柜一边说：“我叫克劳德，听马克说你很喜欢装帧呢，要不要看一下我们店的私藏？”

克劳德先生一本本向我展示着他挑选出来的私藏，这些书代表着法国装帧不同时期的精湛工艺，有些技术甚至可能已经失传了。他说自己既卖书也爱藏书，有些自己特别喜欢的，干脆就不卖了。“但是，你知道的，真正的顶级好书，我自己也是留不住的，总有人比我更喜欢它。”

在马克的帮助下，克劳德先生把这些珍贵的书一字排开，铺满了整张大书桌。

“这些都是装帧史上有名的作品，我按照时间顺序摆开，你随便拍吧！”

从马里乌斯·米歇尔、查尔斯·默尼耶 (Charles Meunier) 到弗朗索瓦·路易·施米德 (Francois-Louise Schimid), 保罗·博内 (Paul Bonet); 从赫诺·韦尼耶 (Renaud Vernier), 阿兰·塔拉尔 (Alain Taral) 到埃德加·克拉斯 (Edgard Claes), 弗洛朗·卢梭 (Florent Rousseau) ……装帧大师们的作品同时摆在我面前的瞬间，我激动得说不出话了，不由自主地抚摸着这些书。

克劳德·布莱佐 (Claude Blaizot) 是书店的第三代继承人，他说这个书店仍然保留着祖父的痕迹：木书架是祖父专门找人定做的，已经上百岁了，依然结实耐用；小房间的马赛克玻璃窗是祖

父找艺术家朋友制作的；角落里的古董电话机，是祖父那个时代装的，早就不能用了，他依然保留着……

“我的祖父和保罗·博内那一代的装帧师们很熟呢！我们书店，就是这样和一代一代的装帧师们、作家们一起慢慢成长的。”

和他看似威严的外表截然不同，聊久了才发现，克劳德先生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甚至是简单可爱的人。

“以前周末都能休息的，可几十年过去了，一恍惚，才发现自己怎么连周末也在工作了，连早上一边看报纸的时间也没有啦，哈哈！”

“不过夏天还是有休假的时候，我就一个人开帆船出海静一静。朋友啊，家人啊，每天在身边叽叽喳喳的，烦死啦，哈哈！”

他说：“书店快两百年了，在外人看来，我们应该是拥有很多的财富了。”边说边叹气：“哎，其实我们书店还欠着银行好多贷款还没呢！”

“说真的，如果把这些书都卖了，我的确会很有钱，很有钱哦！”他朝我笑笑，摊开手耸耸肩：“但是，这样有什么意思呢？太无趣了！人活着就得过得有趣，不是吗？”

克劳德先生说，他不认为纸质书已死，也不相信手工装帧会消失。他说，几乎每一天，书店里都会迎来新的访客。“他们不一定会买书，有些人甚至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珍本书。但是我能从他们脸上看到一种爱书人的幸福和期待。这个世界上，爱书人是不会消失的！”

我们就这样一直聊天，翻书，拍照，直到书店关门。现在一想起在巴黎的短暂时光，总是先想到布莱佐书店，那个被幸福突袭的下午。想到马克和克劳德先生和我挥手告别：“记得再回来哦！”

我推开门，又迎来了街道的喧嚣，此刻夕阳斜斜地打在脸上，暖暖的。

离开法布街，到转角不起眼的面包店买了羊角面包。包装纸袋上，简单印着“创立于1892年”。

1837年的爱马仕，1854年的路易威登，1840年的布莱佐书店。

这些就是法国人的日常与奢侈，一年又一年，一百年又一百年，不用刻意炫耀的自然永恒。

巴黎圣母院大火的时候，我刚好在现场。看到一件美丽的事物在眼前消逝，不禁伤心惋惜，竟也久久沉默无言。巴黎的人们似乎并不热衷讨论这件事，继续着平常的生活、工作，偶尔淡淡地说，修好就可以了嘛。这种静默无言的守护，其实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吧！

正如，我们这些爱书之人，在世界的不同角落，寻着书籍发出的微弱而清晰的光，来点亮并指引着我们世俗的生活。也是用一种静默，守护着美丽书世界。

此时的我，在乡间的小小装帧坊里，安静地做书修书，回忆起在巴黎与书相伴的短暂时光，顿时又充满了坚持下去的勇气。

巴黎这一席流动的盛宴，已在我心中挥之不去。

图① 法国19世纪末装帧名家马里乌斯·米歇尔的作品

图② 在马克(左)的帮助下，克劳德先生把这些珍贵的书一字排开，铺满了整张大书桌。

图③ 巴黎布莱佐书店外景 摄影：胡瑾



“怀君属秋夜，散步咏凉天。”说的是中元与中秋之间这些乘凉的晚上吧！“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，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”比起韦应物的小资腔，辛弃疾更风土，南宋古城稻已传入江南，农历七八月间晚稻扬花灌浆，正其时也。清风玉露，夜色好，才会让喜鹊们多走几步，“秋铃”(蝉)与“客蟪”(青蛙)多叫几声。我们晚饭提前，出门变早，走得更远，回家也晚，有时候，宝伟家的狗子都等不及扑出来咬我们，就在门前桂花树的月影里睡着了。小澗河堤上的绿褐色松子的确扑簌簌在秋风里掉落，只是世界上已经没有哪位幽人，需要去特别的想念。

初来乍到的秋风想将火热的村庄与平原吹凉，的确是有点难。我回乡四五年，今年是最热的一次。白天戴着草帽来村里叫卖的商贩人数与次数都变少了，槐如大伯家旁边电线杆上的广播，上午十点，下午三点，人工智能合成女声播报国内外新闻，庄重的声音在烈日里被辐射，也有一点发糊，像宝成路上铺好的黑柏油在变黏，黄昏时去菜园里浇水，南瓜藤瓠子棵还在热浪里活着，喝水滋滋响。还有呢？五仁大叔的两个孙子不爱做暑假作业，被五仁大婶拨通儿子儿媳手机视频狂骂的次数也在增多，老太太们也不来我家楼前的樟树下开牌场打“上大人”长牌了，午睡醒来，休息再听她们乡音土语，活色生香的龙门阵，一团浓荫被狗子们占领，小贩汗淋漓地骑三轮车来，它们也不爱叫了，恨不得将舌头全部都吐出来，将自己变成一只风箱。

有几次动念想开车去恩施州山里，或者干脆高铁去哈尔滨，都放弃了，觉得在水深火热里出不来仗义，我们沉浸在乡村的生活体验里，如何能舍弃极寒极热的两个点呢？春花秋月固然好，火焰山与雪国的老家乡也莫逆。消暑的法门，当然是空调第一，看到白色圆柱的海尔空调在小客厅里敞开心扉，日夜送出清凉，就觉得童年时“六月天气热，你热我也热，扇子借不得”的杨朱式灵魂拷问，终于得到完满的解答。雪天读书，三伏天也宜读书，心静自然凉，《聊斋志异》比《西游记》的效果要好，读点弗洛伊德、拉康、拉什啥的也不错，我看最好还是柳宗元，“永州八记”绿意森森，遍体生凉，是冰窟的“冷藏层”，等到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，就是抽开了冰窟寒气凛凛的“冷冻层”。再就是由黄昏到夜晚乘凉的散步。酷热的漫长晴日，将大地的水汽蒸腾成为嵯峨云山，阳光又刚劲如箭，定会在潏河上空映射出庄严而盛大的晚霞，在催发出来的作物的“云香气”(读者诸君原谅我由云计算之类的新词里造出来的词)里，被暗蓝的夜空一点一点吞没。在世界的位置不同，这些水气、云气、地气、夜气交织成的黄昏也会不同吧！半明半暗中，枫杨树丛里长出来的南风慢慢变盛，星月光影里，白天的炎热一层一层潮汐般退去，身上的汗意也一丝一丝抽离，露水降下来的凉，像萤火虫的亮光、蟋蟀的弹唱、黄鹂的晨曲、蜘蛛的新网。这是深藏在夏天的蜜。一点甘露味，人间清凉意，人终于在黑漆漆的深夜里入眠，在新的藟藟席上成梦，草席细密清香，是梦的伊甸园、青苻中的龙宫。这样复杂微妙的夏夜叙事，才是真正令人迷恋难舍的。

我们发现与创立的乘凉点，已经有好几处，胜利桥的草滩、金神庙的松风、舒家湾的枫树林，都很不错。我喜欢的，还有朝东往梅家湾小澗河堤走去的大路边的“草地”。这是一片如假包换的“真正”草地。我印象中，大路两边的平畴，分别为梅家湾与肖家湾的村民耕种，从前是棉花、小麦与油菜的轮作，春天经过这里，去保光村巴士到孝感上，一路荠菜青背油菜如金，后来农民们又将农田改种成菜地，黄瓜茄子豆角之类轮番登场作法也还歪了，也有苦瓜、红菜薹、秋葵之类的“稀奇”菜，它们的兴起，显然是与汉口各菜市场“汉口人”的口味相关联的。再后来，种菜的农民日少，瓜棚豆架一夜消失，肖港镇北的葱农们南下，将这片菜地又改种成为葱田，郁郁葱葱小香葱，一两周一个轮回，逐日请附近村里的妇女们搬小板凳来田间拔葱，理成葱捆，运往外地，据说我们镇小香葱的出产量全省全国都排在第一，对，过去几年，我们可能就是以“小香葱”，在全球化的生产链条里注册的。但去年与今年，小香葱的种植“专家”好像也潮水般退走了，来承包这一块葱田的是由安徽怀宁来的草地种植商，他们将一两亩良田全部种上了草，按他们在宝

各种果岭草、马尼拉草、高羊茅、黑麦草等欧美名草，五元一平米。”大概三个月左右，他们就会将草地铲起来，藟藟席一般卷好码堆，用卡车经汉十高速运往城郊，做小区、街道、体育场与公园中的草坪。它们由种草“专家”浇水、施肥、打药、修剪，除灭杂草害虫，果然名门世家，丰茂清嫩，茵茵如席，清晨傍晚，嵌在周边的农田与村树之中，就像瑶池仙境似的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踏上仙境似的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踏上仙境似的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踏上仙境似的。

发现这一片乡村瑶池的可不止我们。这位由海子的家乡来到本地的种草人立了“不怕踩”的规矩，大概就成了这个盛夏黄昏里的乘凉晚会。附近魏家湾、肖家湾、梅家湾、郑家湾几十上百的妇女、老人与孩子晚饭后来到这里，由光芒万分的落日时分，消磨到星空历历的深夜，才会慢慢散去。所以此刻的景象，有一点像派卢梭、米勒、柯罗们的画。白杨枫柳朴茂苍苍，树顶上晚霞亦橙青绿，树林外小澗河蜿蜒西流，河滩里白鹭飞舞。蝉鸣鸟噪里，老人们举着蒲扇，坐在草地上聊天，大一点的孩子举着滑手机，手机的闪光灯在脸上，小一点的打闹做游戏，更小的孩子就伊呀坐在婴儿车里由年轻的妈妈推出来遛圈，主场当然是交给了那些精通广场舞的中老年妇女们。年纪稍大的大妈大妈们，我脸熟得很，新嫁来本地的小媳妇，就面生了。这些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女人们，大概在她们从前打工的很多城市，都跳过了广场舞吧，佳木斯广场舞、五行健身操、国标之类，流派之多、门类之全，不是我这个门外汉能说清楚的。她们穿着新衣、新凉鞋，在凤凰传奇们的歌声里聚散有序、翩翩起舞、巧拙不一，老太太头发梳得清清爽爽，绝非是西王母“蓬发戴胜”的样子，年轻媳妇们“舞低杨柳岸边月”，正是吾乡七仙女下凡后的苗裔。恍惚间，好像这一片草地，是一曲《天方夜谭》故事中的魔窟，将她们由城市公园里某一块广场舞上裁下裁将回来，安放在半明半暗的黄昏的田野里。唯一的区别是，公园里的广场舞灯火通明，梅家湾草地上，只有星月与手机的光辉。

她用手机拍了好几张照片与视频，奇妙的光混合在一起，亦真亦幻，很好看，除了卢梭、米勒的画，这些影像也并不比《豹》《战争与和平》等电影里，那些欧洲宫廷与贵族庭院里的舞会差。我记得之前看过一部电影《绝美之城》，罗马城里的奢华、铺张与颓废，未必就能比得上我们这个乡村瑶池舞会的“自然”绝美。美中不足的，也许是瑶池终究是女性的，乡村夏天的乘凉会，没有青壮年男性的加入，显得像一个女性的乌托邦似的。我们离开“草地”继续向前走，沿着小澗河堤葡萄藤紫的黄昏，凉风初来满襟袖。我又不禁掉进了书袋。我讲《禹贡》里提到的“云梦土作义”，说的是将云梦泽加以疏浚耕种，虽则土地肥力一般，之后可以向周王室贡献羽毛象牙金银铜与美竹林木之类。来到如今的城乡交换体系，我们出产的贡物在稻米棉花蔬菜瓜果之外，又多了一项“草地”：将云梦土席卷成“魔毯”卖到城市。这瑶池上的舞会大概就是礼物交换里，美好的回馈吧。她可不理我这些掉书袋，河堤上松风阵阵，她说你看月亮升起起来了，它圆起来就是中秋节。

舒飞廉

乡村瑶池

风土记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二维码